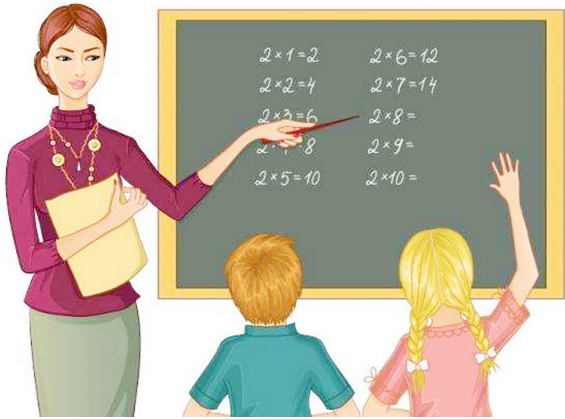


那年代课的故事

胡晓霞



流年无恙 光阴留香。
在我和容儿读完瑞中文科班那年 ,曾有过一学期的代课经历 ,我们去了距离老城区较远的东山下埠村小学代课。

当年 ,我们没有自行车 ,更谈不上汽车 ,那么长路程 ,几乎都靠步行。但有那么几次 ,当百好乳品厂的运奶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 ,经不得诱惑 ,我们两个女孩子助跑 ,跳跃 ,快速攀爬 ,居然一举成功。爬上后车厢 ,跻身于咣当响的奶罐之间 ,闻着扑鼻的奶香 ,那份得意、兴奋一辈子不会忘。快到点时 ,我们选择一个车速较慢的时机 ,纵身跳下车厢。而前车厢驾驶员对这一切浑然不知。好几回望着远去奶车扬起的尘土 ,我们大笑、欢呼 ,为两个女孩子的壮举击掌庆贺。

但有一次快到点时 ,我跳下车去了 ,容儿还来不及跳车 ,车子却忽然加速了。焦急地望着后车厢快速远去一脸惊恐的容儿 ,我一路高呼 ,狂追 ,无奈都敌不过那么多奶罐撞击后的噪声与劣质公路上那飞扬弥漫的尘土 。终于 ,容儿急中生智 ,随手操起奶罐边上的一段木棍 ,拼命敲击前车厢 ,终于让驾驶员惊觉 ,当容儿投入我手臂中的那一刻 ,我们抱头大哭 ,激动不已 ,又心有余悸 。那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经历。此后 ,哪怕走得双脚起泡 ,我们再也不敢爬车了。

当时 ,除了交通不便考

验人外 ,还有一个因天生一头黄发而叫 黄毛 的男孩子让我们深感棘手。

据孩子们说 ,黄毛是个野孩子 ,向来没人管教 ,是学校的 老大 。

中午饭后 ,我们去学校大门口的河边洗饭盒。冷不丁 ,一块大石头砸在我们眼前的河面上 ,顿时水花飞溅 ,石阶上的我们即刻成了两只落汤鸡 。等我们擦干眼睛 ,只见黄毛正自得而飞快地逃离岸边

午间 ,孩子们与老师都回家了 ,学校一片寂静 ,只有我和容儿两个人在办公室拼起椅子午睡。睡意刚起 ,却有小石子接二连三从高处气窗里投进来 ,我们快速打开门 ,只见黄毛正从高处跳下 ,飞速溜走

又一个午间 ,黄毛又是第一个到校 ,一边站在学校那吱呀响的大门框上不断来回撞击 ,一边优哉怡然地啃

着生番薯 ,目中无人、无比得瑟地远远瞥着正从操场那边走来的我和容儿。这个小黄毛 ,实在到了该治理的时候了。于是 ,我与容儿若无其事、谈笑风生一路走向大门 ,到了黄毛身边 ,我俩出其不意一下子一人紧攥黄毛一只手 ,快速把他拖向茅坑边 ,扬言要把他丢到茅坑里。看到黄毛吓得屁滚尿流 ,苦苦求饶的模样 ,我与容儿居然激动万分。转而 ,我们把他带到办公室 ,与他约法三章 ,并让写了保证书贴在办公室大门后板壁上。从此以后 ,小黄毛销声匿迹 ,远远看到我和容儿 ,就迅疾躲开。

据说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呼吸了多少次 ,而是那些激动得无法呼吸的时刻。在东山下埠小学代课的日子里 ,我和容儿就这样两度激动得无法呼吸。

青春早已散场 ,唯独记忆永垂不朽。

永远的学生头

金洁

已记不清究竟多少年没有改变发型了。之所以选择学生头 ,是因为根据自身特点 ,想用齐刘海对高额头进行弥补性遮掩 ,以达到扬长避短之目的。之所以一成不变 ,是因为自我感觉长得比较斯文 ,那样一款经典学生头发型适合我的气质和个性。

我的发质挺好 ,粗细适中 ,柔顺有光泽 ,关键还很听话 ,除了长了去美发店剪短一些 ,平时都是自己打理 ,或者说根本无需打理 。洗完头发很随意地用吹风机吹几下 ,用梳子梳几下 ,甚至不用照镜子 ,三下五除二 ,几分钟就OK。曾有美发师打趣说 ,能有这么好的头发 ,简直是前世修来的福。

平时 ,经常有人对我的 一头黑发表示羡慕 ,我将这一优势归功于母亲的良好基因 ,因为母亲活了81岁 ,也不见有多少白发。因为太过浓黑的缘故 ,不时有人误认为我的头发是假的。那次 ,我站在我家楼下大厅里等人 ,无意中轻轻用了一下头发 ,那个保安竟然惊叫起来 :啊 ? 你的头发是真的 ? 当他

得知我的黑发纯属无加工原生态 ,禁不住吃惊地说 :还真没见过这么黑这么好的真头发。话虽有点夸张 ,可我还是因此得意了好一阵子。

一直以来 ,女人总喜欢花费心思在头发上做文章 ,为满足爱美之心 ,而我却对这种种关于头发的美化之举不感兴趣 ,大有顽固不化之架势。偏偏总有美发师打着为顾客着想的旗号 ,一厢情愿地想要去除我这一 顽疾 。

有一次 ,一位资深美发师大力鼓动我改变一下头发颜色 ,我说我真不喜欢 ,他却诚恳地对我说 :那这样吧 ,我免费给你染 ,如果效果好最好 ,要是你不满意 ,我再免费重新帮你复原。我笑了 ,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别说免费 ,就是倒贴给钱 ,我也不干。美发师自讨没趣 ,有点不好意思了。为了缓和一下气氛 ,我友善地笑着问 :见过像我这样的顾客吗 ? 有 ,之前也有一个 ,也像你一样有一头乌黑的头发 ,打死也不染发。哈哈 ,英雄所见略同 ,不盲目效仿 ,坚持做自己 ,这才是最

真最美的生活 !

现在 ,我那一头曾引以为豪的黑发 ,最终不敌岁月侵袭 ,头顶已悄然开始滋生白发。偶见白发突兀冒出 ,我就觉得特别刺眼 ,很想将它拔掉 ,希望能够斩草除根。然而 ,愿望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拔掉之后再长出来仍是白发 ,有人还说白发只会越拔越多。不管这一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 ,仔细一想还是顺其自然吧 ,黑发也好 ,白发也罢 ,都是生活对我们的馈赠 ,我们无法改变一天天老去的事实 ,只有学会坦然接受微笑面对 ,日子才会变得云淡风轻。

总有一天 ,我们无力把控头发黑白 ,或者说无法阻止白发光临 ,但我们可以自由决定自己发型 ,那就别去管人家长发飘飘或挑染焗油 ,永远保持我古板而有个性的学生头 ,即便容颜迟暮也无妨。于是 ,我忍不住美美地遐想 ,有朝一日 ,耄耋之年的我 ,顶着白发苍苍的学生头 ,搀扶着同是耄耋之年的老伴 ,步履蹒跚地行走在朝霞或暮霭里 ,那该是怎样一幅美好的画面呢 ?

小区里的飞禽走兽

林祝宸

搬进现在居住的小区十几年了。小区虽不高档 ,但绿树成荫 ,人气兴旺 ,邻里和谐。多种因素凑在一起 ,小区还逐渐形成适合一些飞禽走兽生存繁衍的环境。

常见飞禽有麻雀、白头翁等。

麻雀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小区大门边的点心店。此店前门临街 ,后门朝小区内 ,生意颇好。店主把洗碗槽设在屋后窗台下 ,落水软管出口就搁在旁边雨水井的栅格井盖上。一批餐具洗毕 ,井盖及其周边就留下零星的面条、米饭等食物的碎屑。数只麻雀早已在门顶雨篷上歇着 ,观察动静 ,放水声音一停 ,即飞降地面 ,一蹦一跳的 ,啄食这些碎屑 ,享受难得的美餐。估计是适应了这种不费力气的觅食方式 ,一只只都长得胖嘟嘟的。麻雀在农村是吃谷物的 ,吃谷将儿 的别名即由此而来 ,没想到一进城 ,饮食习惯也变了。

白头翁学名白头鹎 ,体型比麻雀略长 ,头上有白毛 ,每年冬季光临小区 ,目标很明确 :北侧围墙边的苦楝树。这棵苦楝树 ,暮春抽出新叶 ,鲜花怒放 ,盛夏浓荫蔽日 ,秋末果实累累。过了冬至 ,树叶日渐稀疏 ,比豌豆略大的苦楝子由青变黄 ,这时节白头翁们就如期而至。它们总共十几只 ,每天在树上叽叽喳喳 ,穿梭于不同枝杈 ,挑挑拣拣啄食苦楝子。苦楝子实在太丰富了 ,白头翁们就靠这个度过食物匮乏的严冬 ,直至次年仲春才悄然离去。查资料可知 ,苦楝子味苦、性寒、小毒 ,不算美食 ,或许因觅食不易 ,它们只好将就果腹了。

走兽则只有流浪猫与流浪狗。

流浪猫都是黄猫 ,缀有白色花纹 ,不知有几只 ,也不知其赖以安身的窝在哪里。反正它们的身影经

常出现在视线里 ,有时在垃圾桶边觅食 ,有时在车子引擎盖上晒太阳。部分居民丢垃圾较随意 ,不愿多走几步 ,手提装着食物残余的薄膜袋 ,远远地朝垃圾桶扔过去 ,落在桶边 ,这给流浪猫觅食带来很大方便 ,也算顺便做了善事。

吃的问题基本不愁了 ,繁衍后代就成了猫之大事。立春过后 ,深夜寂静常常会被叫春的猫打破 ,声音时而像婴儿啼哭 ,时而像大人哀嚎。又过些日子 ,出来觅食的母猫已然身怀六甲、大腹便便了。再过些日子 ,胆怯的小黄猫也出来觅食了。

最后说流浪狗 ,去年入冬后常见的有黄、黑、白3只 ,黄狗、黑狗属于土狗 ,白狗长着长毛 ,腿短 ,明显属于洋狗。3只狗组成一个团队 ,领地意识颇强 ,小区南大门至北侧围墙一带就是它们的领地 ,别的狗不能侵入。一天凌晨 ,我早起有事 ,恰遇草坪上有5只狗爆发大战 ,叫声震天 ,结局是入侵的两只狗战败 ,落荒而逃。

3只狗的栖息之处在小区大门外临街一个角落 ,挡雨不挡风。深冬时节寒潮来袭 ,气温骤降 ,有好心人在狗栖息处放置一块塑料泡沫板 ,其大小仅容一狗安睡。与冰冷的水泥砖地面相比 ,泡沫板堪比席梦思 ,令人惊奇的是 ,狗们竟也懂得 谦让 ,最强壮的黑狗总是睡地面 , 席梦思 只给白、黄二狗轮流享受。

流浪狗很少在垃圾桶边觅食 ,而喜欢在点心店门口转悠 ,一点都不怕人。顾客散尽后 ,店主会挑选相对好些的食物残羹盛在薄膜袋里 ,放在狗的栖息处 ,供其享用。甚至有一天 ,狗的栖息处多了只搪瓷碗 ,碗里是从市场上购买的褐色颗粒状狗粮。

在行善者眼里 ,这些都是可爱的生灵。

